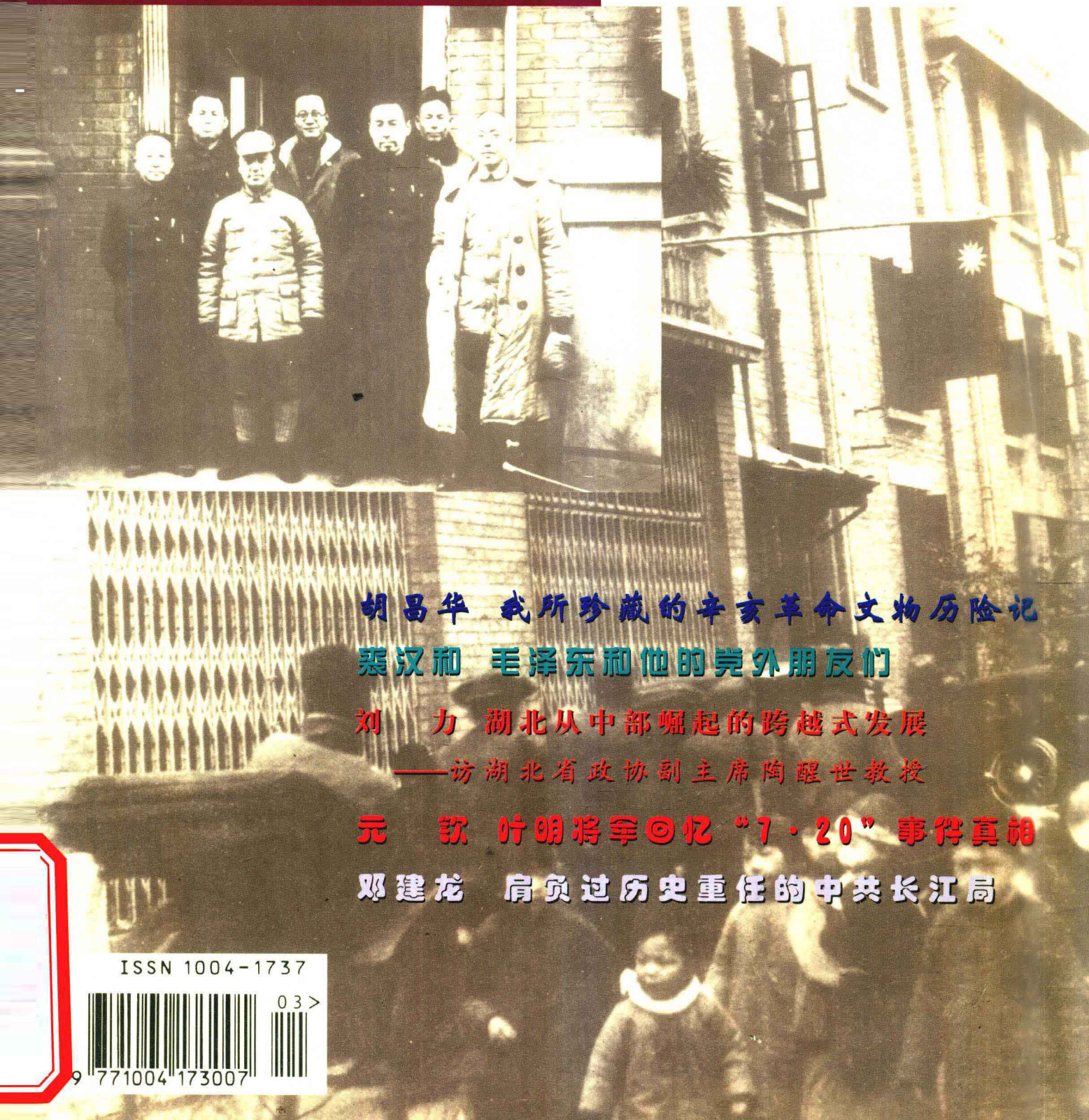


武汉**文史**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ZILIAO 总第101期 2001.3



胡昌华 我所珍藏的辛亥革命文物历险记

裴汉和 毛泽东和他的党外朋友们

刘 力 湖北从中部崛起的跨越式发展
——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陶醒世教授

元 钦 叶明将军回忆“7·20”事件真相

邓建龙 肩负过历史重任的中共长江局

ISSN 1004-1737



9 771004 173007

03 >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3期

总第101期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征文

- 4 我所珍藏的辛亥革命文物历险记

胡昌华

史海钩沉

- 5 毛泽东和他的党外朋友们

袁汉和

- 11 蓝文蔚和董必武的毕生交往

蓝毓荃

政协之窗

- 14 湖北从中部崛起的跨越式发展
——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陶醒世教授

刘力

历史回眸

- 18 叶明将军回忆“7·20”事件真相

元钦

人物春秋

- 21 潘怡如的革命生涯

邱昌运

- 23 我所知道的侯希贵

陈浩望

海峡两岸

- 28 两岸“三通”的必由之路

刘秀庭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徐双明

责任编辑:李 炜



人生旅途

- 31 难忘的第一次回故乡探亲

李大清

人物传记

- 34 陈诚其人(连载一)

汪烈九

历史档案

- 39 肩负过历史重任的中共长江局

邓建龙

工商史话

- 43 徽商在汉口

董玉梅

都市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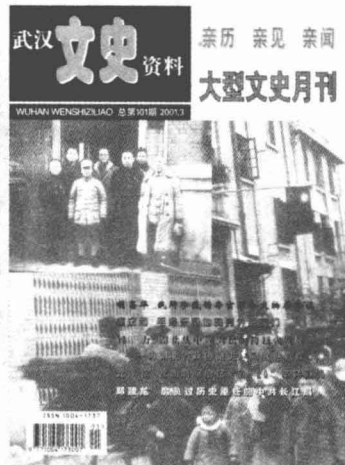
- 45 武昌中华路今昔

刘一曙

文史随笔

- 48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当选经过暨名单

郝 旺



封面图片:中共长江局旧址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 - 1737

CN42 - 103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 老照片 ·



汉口旧影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2001年第3期

总第101期

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征文

- 4 我所珍藏的辛亥革命文物历险记

胡昌华

史海钩沉

- 5 毛泽东和他的党外朋友们

袁汉和

- 11 蓝文蔚和董必武的毕生交往

蓝毓荃

政协之窗

- 14 湖北从中部崛起的跨越式发展

——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陶醒世教授

刘力

历史回眸

- 18 叶明将军回忆“7·20”事件真相

元钦

人物春秋

- 21 潘怡如的革命生涯

邱昌运

- 23 我所知道的侯希贵

陈浩望

海峡两岸

- 28 两岸“三通”的必由之路

刘秀庭

主 编:周志华

副 主 编:殷小琴

执行副主编:徐双明

责任编辑:李 炜



人生旅途

- 31 难忘的第一次回故乡探亲

李大清

人物传记

- 34 陈诚其人(连载一)

汪烈九

历史档案

- 39 肩负过历史重任的中共长江局

邓建龙

工商史话

- 43 徽商在汉口

董玉梅

都市风物

- 45 武昌中华路今昔

刘一曙

文史随笔

- 48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当选经过暨名单

郝 旺



封面图片:中共长江局旧址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7167

82832007

邮编:430014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武汉市政协印刷厂

刊号: ISSN1004 - 1737

CN42 - 1032/K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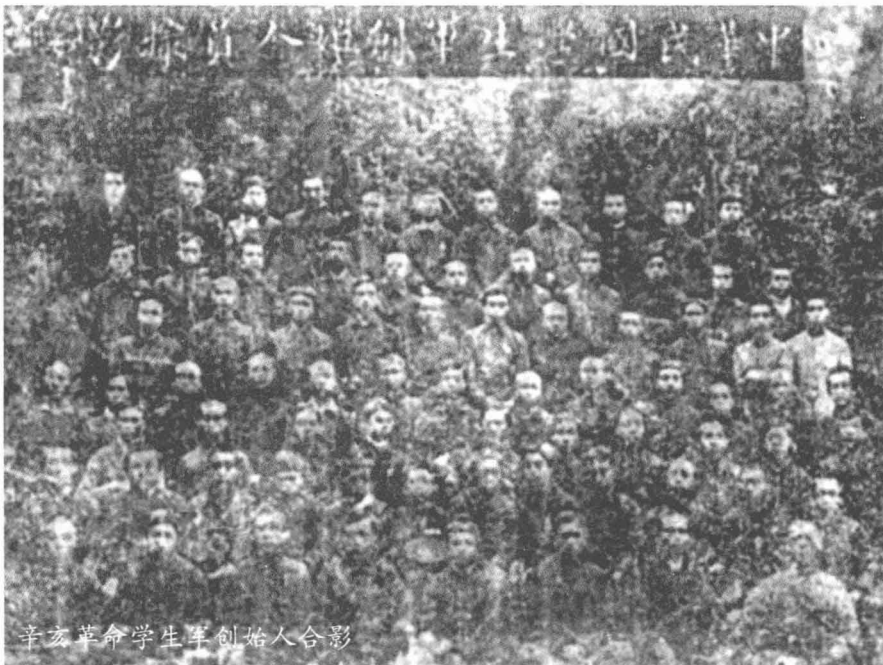
定价:4.00 元



我所珍藏的

辛亥革命文物历险记

□ 胡昌华



辛亥革命学生军创始人合影

我家是一个辛亥革命文物收藏者的后裔家庭。早年,母亲住在武昌得胜桥街常平仓巷,颇受街邻尊敬,称她是革命妈妈胡太婆。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因不愿留在武汉当日本顺民,从此出走,过着流浪生活。走襄河经宜昌,翻山越岭去鄂西,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四川成都。当年,我离武汉别母出走时,母亲将我父亲的遗物,辛亥革命军政府颁发的武功执照、学生军创始人照片等证件,交给我时说:“这些证件是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千万不能丢失,人在物在,回武汉再带回来。”母亲语重心长的嘱咐牢记在心。1941 年我考进黄埔军校,在校八年学习和工作期间,无时不将这些文物带在身边。1950 年夏我回武汉时,仍将先父的革命文物带到母亲家中。

1951 年春,我投考武汉市师资训练班学习。1952 年春调到郊区土改工作队。在组建鲁巷乡文化站时,我又将父亲的辛亥革命文物带在身边。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兴

无灭资”、“破四旧”运动中,我上交了一个五子罗汉和铜元铜钱,就是辛亥革命文物没有交出去。我又将这些革命文物,东躲西藏送到武昌母亲家并藏在暗楼上。接着红卫兵将鲁巷文化站抄了,古典书籍拿走了,我父亲署有笔名(越荪)的一幅《五羊图》工笔画也被抄走了。随后听说,母亲家里的奖品(五色旗开国纪念)饭碗十个也被抄走了。

1996 年,我侄儿忠玮,从美国洛杉矶回武汉探亲,在替他哥哥忠琦清理家具准备搬家时,突然发现他祖父胡宪章的革命遗物。这些失而复得的文物,使我感到庆幸和安慰。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文弱弟弟,在文革紧要关头,机智地将文物转移到他家收藏,保住了辛亥革命文物免遭浩劫的厄运。

今天,在这纪念辛亥革命 90 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将这些幸存的辛亥革命文物,捐献给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堪可告慰先父在天之灵。



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合影(1949年9月17日)

毛泽东



他的党外朋友们

□ 袁汉和

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交往,是这位伟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一面。撩开历史的面纱,探寻一代伟人的履痕,能使我们看到更加丰满、更加完整、更加真实的毛泽东。

(一) 夸赵超构和《新民晚报》

1944年5月,在《新民晚报》任职的赵超构,以中外记者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写了《延安一月》一书,被誉为中国的“西行漫记”,并从此与毛泽东结下深厚友谊……

1957年9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又一次邀请赵超构去和他会面。

同时被毛泽东邀见的还有舒新城和束世徵。

毛泽东一看见赵超构走过来,就风趣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包括赵超构在内,大家都轻松地笑了。

毛泽东对赵超构说:“我已经看到了你的两篇检查。”(赵在



反右前写过几篇过激言论文章)又问,“你当时检查的心情怎样?”

赵超构如实回答说:“感到很紧张,有整整两个星期睡不着觉。”

毛泽东专注地盯着赵超构看,而后笑了起来:“紧张一下好,睡不着觉是好事。”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四周的人,不紧不慢地说:“没吃过狗肉的人,都怕吃狗肉;吃过了狗肉,才知道狗肉香。不习惯的人觉得自我批评很可怕,习惯了就会感到自我批评的好处。犯了错误,吸取教训,改过来就好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195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的一段话是毛泽东进行了精心修改的: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无右派行动的那种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污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显然是把他当作了一个安定和争取、团结的典型。

1958年1月6日深夜,赵超构和谈宗楨、周谷城被毛泽东请到杭州刘庄他的下榻地。

“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毛泽东轻轻地为客人们拂去了拘谨和不安。

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

院。进入室内,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三位党外朋友各据一席,品茗畅谈。毛泽东的谈话广及工业、农业、历史、哲学、新闻、遗传等各个领域。其思路之敏捷,视野之广阔,见解之精到,言辞之犀利,为常人所不及,进而引起三位学者畅所欲言。

毛泽东约见三位党外朋友的那一幕,后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将之喻为“坐机夜半虚前席,先问苍生后鬼神。”并与昔之汉武帝夜召贾谊,“不问苍生问鬼神”相比照,更显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的伟大风范。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到上海过“五一”节,又一次接见赵超构。

毛泽东对赵超构说:“《新民晚报》办得好,发行多少?”

赵超构回答说:“30万份。”

毛泽东高兴起来,不住地称赞:“你们的报纸办得好,有特色,别具一格,读者喜欢看。”

(二)为程潜划船游中南海

作为中国革命的非凡领袖,毛泽东一生充满了自信。即使面对斯大林、赫鲁晓夫,他也是不亢不卑,气宇轩昂。但他却会在中南海为一位国民党老将军亲自划船。

毛泽东对程潜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敬重。

开国大典时,坐在休息室里,程潜见到毛泽东进来,忙请他坐下,毛泽东当即微笑着坐在程潜身边。

可是,毛泽东太忙了,程潜刚打开话匣子,准备向毛泽东讲几位湖南老乡的近况,就被匆匆

进来报告工作的周恩来打断。程潜看着毛泽东急忙熄了烟卷走出休息室,他想,当个主席也不容易,连抽口烟的自由也没有啊!

尽管很忙,但毛泽东稍有空闲,他就会请程潜前来叙谈。1952年秋,毛泽东派专车把程潜将军接进中南海叙谈。饭后他们划船游览。毛泽东让程潜坐在小船中央,他与工作人员分坐两头。程潜说:“我给主席划船。”毛泽东说:“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我来划。”说着,他亲自摆桨划船,陪着程潜将军漫游这昔日皇家花园。

此情此景,使程潜万分感动。

行船中,毛泽东对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船出波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笑着,不住点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

这次船游中南海,在程潜脑海里留下深深印迹。1963年12月,毛泽东70寿辰。程潜写下12首七律诗祝贺。其中有“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之句,表达了他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信任。

(三)两会周谷城

周谷城是毛泽东的同乡,他比毛泽东小5岁。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英文,毛泽东任该校国文教师兼小学部主事。两人交往甚密。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



泽东知悉后，亲自来到周谷城借宿的廉价小旅馆“一枝栖”。踏进门，毛泽东便关切地问：“你为什么住这样一个旅馆？”周谷城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邀请他去自己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毛泽东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周谷城则到上海，以译文、卖文为生。

抗战爆发前夕，周突然收到一卷报纸，拆开后发现是署名“毛泽东”的一封密信，信是写给周和一些知名人士的。信中号召各界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敌人。读罢来信，周谷城化名写了一些短文响应。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号召“国共和谈”。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周谷城闻讯早早赶到会场，在门前等候着。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着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手拿一根手杖，急步走来。周谷城马上迎上前去，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多年不见，音容邈邈。但毛泽东仍一下就认出了老友，随即用带着陕西口音的湖南话大声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是的”，周谷城赶紧回答。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眼里含着泪说：“18年了”。周谷城也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毛泽东眷恋友情竟至如斯，令周谷城感怀不已。

周谷城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你以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毛泽东爽朗地一笑：“我这个人呀，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就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就没病了。”说完又仰头大



毛泽东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与著名学者童第周、胡愈之、华罗庚、费孝通交谈。

笑。

在上海的知识界里，能经常出入毛泽东住处彻夜谈古论今的，就只有周谷城一人。周谷城还是毛泽东唯一“容忍”有重大不同意见的人。毛泽东说封建社会漫长，这是中国积贫的根源。周谷城对世界各国历史比较后说，中国封建社会与外国一样长短，并无特别不同。可是，毛泽东依然喜欢与周谷城谈历史。

(四)作词赠丁玲

1936年11月，丁玲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秘密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

欢迎会后，毛泽东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丁玲回答：“当红军！”

毛泽东说：“好呀！还赶得上，可能还有最后的一战，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

上前方去吧！”

于是，丁玲换上戎装，跃马扬鞭，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不久，红军向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大获全胜。这时，丁玲已到陕西省陇山，跟随红一方面军一军团行动。当时，聂荣臻是一军团政委，左权是代理军团长。在炮火硝烟中，丁玲写了第一篇记述红军战斗的佳作《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

散文传回中央所在地，毛泽东激动不已。他欣然挥笔，写下一首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薄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军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陈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曾在欢迎丁玲的宴会上答应赠词一首。适逢前方捷报频传，丁玲佳作又至，毛泽东诗兴大发，便一挥而就，当即让发报员通过军用电报发给前方

的一军团司令部。电报是聂荣臻政委收到的。丁玲在庆阳收到军团转来的毛泽东的诗词后，立即为词中的真挚情感所打动。

1937年春，丁玲陪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这位著名的女作家。他边说话，边在一张巴掌大的白色油光纸上，用毛笔以横书的方式写下了10行字，既没题目和词牌，也没有落款。丁玲接过来一看，正是那首军用电报传来的《临江仙》。

这首词公开发表最早出现在1980年第7期的《新观察》杂志上。

(五)对荣毅仁“相敬如宾”

毛泽东历来是擅长开玩笑的，尤其是与人初次见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的这种性格表露得一览无余，是他非凡才华的自然流露。

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前夕，来京参加会议的荣毅仁被通知出席毛主席招待部分党外人士的宴会。当时，年仅34岁的荣毅仁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显得有些紧张。毛泽东握着荣毅仁的手说，“荣先生，你是大资本家呀！”

周恩来也在一旁打趣说：“他是中国民族资本家中的‘少壮派’。”

荣毅仁谦逊地说：“哪里，哪里。”

看到荣毅仁这副毕恭毕敬的模样，毛泽东微笑着又补充了一句：“你来了，很好！”他对毕恭毕敬的荣毅仁也“相敬如宾”。这

时，周围的人都诧异了。

1956年的一个晚上，毛泽东会见了80位上海工商界的巨头，想听听这些私营老板的意见。会见后，毛泽东改造私营工商业的策略形成了。他召见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并向他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毛泽东认为这是莫斯科式的解决办法，于是说：“决不能使用暴力，……每件事情应自觉自愿的。”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我首先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泽东也认为不妥。他说：“其实很容易，你可把辣椒擦在猫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策略果然应验了。在那场被称为“骤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中，荣毅仁又一次表现了审时度势的睿智，他带头十分痛快地交出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他所管辖的工商企业。

上海的情形传到京都，传进中南海。毛泽东说：“荣毅仁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引进了很大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1957年，陈毅到上海参加人代会，他用川味十足的话语说：“这次我到上海来，毛主席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市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大家投荣

毅仁一票，把他选为副市长。”他的话立即淹没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人代会表决，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

(六)与肖三散步怀旧

肖三1896年生于湖南湘乡县农村，比毛泽东小3岁，是与毛泽东住得最近的“老乡”。

在延安期间，肖三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开始着手撰写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他经常去毛泽东住处征求意见，核对史实。喜欢邀几位好友，作“天马行空”式聊天的毛泽东也很配合，每当散步时，便叫警卫员去叫上肖三一起散步，回忆一下过去的时光，也回答肖三的一些问题。这种特殊的“优待”，只给予肖三一个人，可见毛泽东与肖三友谊之深。

谈话中，毛泽东常常流露出对母亲的思念。他说：“我小的时候也没多大志愿和抱负，也没有想干出什么大的事业来。当时只听父母的，特别崇敬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亲信神，我也信神。”针对有人认为毛泽东从小不信神的说法，他坦率地说：“我从小就信神。在旧社会，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农民家庭里，如果说我从小就不信神，是不真实的。我从小就跟着母亲到庙里烧香拜菩萨，信神也信得很厉害。”

有一次，两人散步到村边，见一群人在河里打捞东西，毛泽东看得兴起，对肖三说：“怎么样？下吧，咱们也和年轻人赛一赛。”

肖三笑着劝阻说：“不行！这



不是湘江水，这是凶猛的滹沱河。如果今天我们站在湘江边上，我一定陪你下江痛痛快快地拼搏一场。”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你不要得了职业病，只能‘坐家’动笔，不能干别的。”说完两人哈哈大笑。与肖三散步聊天，成了毛泽东的一大乐趣。

可悲的是因为肖三的夫人是个德籍姑娘，“文革”中，他们被诬为“特务”。肖三被整整关押了10年，失去自由，脱离公众生活。“文革”后他又重获自由。在文代会上，他为重获与老友们的“见面权”而痛哭失声。周恩来总理曾在病危时干预，才没有使他死在狱中。肖三复出后，竭尽全力想整理完成他的日记宝库。

1983年，肖三逝世。王震主持追悼会。这位“革命诗人”生前留下245首诗，100余万字。

(七)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

“在湖南办报时，经常帮我抄写文稿的青年人有三位，一位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抄；一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总是要提出来，并能代之润色；一位是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位对抄写文稿态度不同的青年，后来各自的成就也大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了中国的著名作家——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了伟大的人物。”

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伟大的人物”的青年是谁呢？黎锦熙先生当时没有明说。

其实，熟悉黎先生经历，并仔细咀嚼过这段话的人都明白，这“第三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国统区里，黎先生不敢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他又不便说罢了。

作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和第一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他对青年毛泽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的交往，长达60年之久。

1949年3月，北平西郊香山。

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停在一个大院子门口。这里是毛泽东的暂住地。

刚从城内回家的毛泽东见卧室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封寄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瞧，原来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时任北师大代校长的汤藻贞教授写来的。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挂电话与教授联系。不一会，电话接通了。听到这熟悉的湘音，毛泽东感慨万千，向对方询问了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后，又迫不及待地问道：“北京现在还有哪些老相识？”

汤藻贞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老相识还有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北师大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湘乡人）以及国画家齐白石等。”

毛泽东高兴地说：“这太好了！”

汤藻贞忙说：“让他们来看你吧！”

毛泽东马上答道：“不要，不要，我去看他们。”

放下电话，毛泽东立即驱车来到北师大宿舍。黎锦熙闻讯后和汤藻贞连忙从家里赶去迎

接。

一见到年过花甲的黎锦熙，毛泽东便快步迎上去连呼：“黎老师，您好！”

黎锦熙满脸笑容，连连摇头，谦和地说：“不敢！不敢！”

毛泽东摆摆手道：“应该，应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古人尚且不忘培养之恩，今天亦应该提倡嘛。”

接着他们亲切话旧，谈笑风生。

汤藻贞要家人弄点湖南土产——腊肉招待客人。毛泽东连忙说：“不麻烦你们了，今天我请客。”马上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

宾主人坐，边吃边聊，浓郁的湘音，不分彼此的话语，把大家带回了湘江边那段“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毛泽东让酒让菜，叙旧的同时，还与大家商讨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文教大计。黎锦熙向毛泽东谈及自己与许德珩等人创建九三学社的经过。由于他的介绍，毛泽东对九三学社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接着，黎锦熙还谈到1915年至1920年间毛泽东写给他的那些信件，并说自己虽然多年在国统区工作，但那些信大部分保存完好。毛泽东听后神采飞扬，频频点头微笑，说：“还记得，还记得。”连连感激黎锦熙对他的深情厚谊。后来毛泽东又仔细地读了这批信，并将其作了彩印，在还回原件时对黎锦熙说：这是您东西，我没有权留下。您留作纪念吧！为记述此事原委，1952年12月，黎锦熙又写了一



篇《毛主席六札纪事》，记述了这6封信的背景，注解了若干内容。现在这6封信已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成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他与黎锦熙关系的重要史料。

此后，毛泽东多次派车接黎锦熙去中南海他家中叙谈。有时接齐白石去时，也接黎锦熙同去。有一次中南海内荷花盛开，毛泽东还特地接黎锦熙同赏。

1954年国庆节，黎锦熙应邀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绕到他的身边，再一次叙及往事。毛泽东突然问起黎锦熙六弟锦旺的情况。在二三十年代，黎锦熙与鲁迅先生一道创作过一些进步作品，曾遭国民党通缉。因黎锦熙的介绍，毛泽东曾与黎锦旺也很熟悉。黎锦旺还时常从上海给毛泽东寄去由他主办的进步文学书刊。对这些细小的往事，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竟还如此深深的怀念。这使黎锦熙更加感慨不已。

解放初期，黎锦熙任中国大词典编纂处主任。早在30年代初，他就和钱玄同一道准备对“中国文字学作一番根本的改革”，“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们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虽然黎锦熙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动荡的旧中国终究是做不到的。

解放后，黎锦熙不改初衷，继续践履着他“终身文字改革，豁出去了，个人环境毁誉，满不在乎”的誓言。1950年他向中央申报组织编纂大词典的建议。这年5月22日，毛泽东给他写了回信，肯定了他的设想。信中说：所

提大词典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联系。这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是一大鼓舞，他常常重复着一句颇具哲理意味的话：“任重能背，道远不退，快快儿地慢慢走，不睡！”以此勉励自己不辜负毛泽东对他的厚望。

不久，毛泽东亲自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郭沫若、沈雁冰、范文澜、马叙伦、成仿吾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黎锦熙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此后，黎锦熙积极从事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工作。先后著有《国语新文字论》、《论注音汉字》、《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论丛》等。由于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使他的学术生涯达到了巅峰。他为中国的文字改革做出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文化大革命期间，黎锦熙也不例外，他的全部图书资料被查封，研究工作一度被迫停顿。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启封，并加以保护。1972年当得知他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太好时，毛泽东又亲自将朝阳门北小街46号一所四合院批给他居住。“文革”中，毛泽东曾多次给知名人士或单位赠送芒果等礼品，以示尊重与钦敬，黎锦熙是收到这些礼物次数最多的人之一。这一切，对于一个老学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毛泽东把与党外知名人士的交往，看成是使身心得以放松的时刻。因此，在这种时候，一代伟人的天才智慧和精深思想，往往会无拘无束，轻松自然地释放出来。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图为毛泽东同志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签字。



蓝文蔚和

董必武的毕生交往

□ 蓝毓荃

中国共产党在 80 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始终如一地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不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使之代代相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更是率先垂范，广交党外朋友，积极做统战工作。这里仅就董必武同志关心爱护和积极帮助党外民主人士蓝文蔚先生的事例作一简要忆述。

蓝文蔚字汉凌（1894—1976 年），湖北黄陂天河镇大蓝湾人。系辛亥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亲自委任的国民革命军二路军总司令兼关外都督蓝天蔚（字秀豪、陆军上将）的胞弟。文蔚老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历任国民革命军连、营、团、旅、师长（授陆军少将衔）。抗日战争前曾任过陇海铁路货捐局局长、湖北省水利局局长、烟土局局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国民政府参议，对于这样一位在国民党军政界颇有影响的湖北耆宿，自然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蓝文蔚老人系我同族的叔祖父。抗战前夕，家父蓝芝烈任职广西省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文蔚老人亦在广西第四集团军

任高参。我们两家同住桂林，往来甚密。解放后，我虽在外地工作，但只要因公回到武汉，必去看望文蔚老人。记得 1954 年 10 月和 1956 年 8 月两次去武昌粮道街老人寓所探望他时，老人曾深情地对我谈起他一生与董老的深厚情谊。言谈中十分真挚地表露出他对董老给予的关心爱护与真诚帮助的由衷感激之情。

董老与文蔚先生早在青年时期就有较深的交往。据文蔚先生对我说，他对董老的高尚人品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十分崇敬。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就有一段不平凡且鲜为人知的交往。

1927 年董老在黄安（今红安县）领导农民运动，发动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起义失败后，董老遭到国民党保安团的追捕。正在十分危难之际，时任



经长征到延安后的董必武同志

国民党军师长的蓝文蔚先生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亲信暗中将董老营救到他的司令部，款待数日，奉若上宾。送别时赠送盘缠和衣物，派人暗中护送董老脱离险境，去了当时革命处于高潮的南方——广州。

抗日战争时期，董老和文蔚先生都在当时的陪都重庆。董老是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议，文蔚先生时任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少将参事，是代表湖北的国民参政会参议。因此，他们不仅经常相聚，共商国事。而且私下更是交往频繁，常有推心置腹的长谈。董老向文蔚先生介绍解放区军民奋勇抗击日寇的战绩，并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阴谋。鼓励文蔚先生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多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受国民党蒋介石的欺骗。在董老的帮助和鼓励下，文蔚先生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与倒行逆施。于是，自觉地脱离了国民党军政界。抗战胜利后，他主动辞去了在国民党政府中所任的一切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董老更是明确要求文蔚先生回到武汉后，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名望与影响，保护党的地下组织与民主进步人

士的安全。按照董老的嘱托，文蔚先生回汉后，一直寓居武昌粮道街祝家院 11 号一普通民房，深居简出。暗中为保护党的地下组织和迎接武汉的解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较为突出的是 1948 年汉口仁德医院党的地下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始终得到了文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他充分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和孙科的关系。特别是与桂系的特殊关系，请他们为仁德医院题写匾额和院名，为掩护该院地下党组织的安全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当国民党军警、宪、特猖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迫害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之时，文蔚先生应医院地下党组织的要求，通过当时任武汉行辕办公厅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司法处）处长的冯巖（字歧吾）与文蔚

先生是内亲的特殊关系，请冯出面为该院办了一张盖有武汉行辕关防大印和白崇禧私人印章的通告，上面书写有“慈善机关，不准驻军”八个大字。有了这张显赫的“护符”，不仅当地权贵另眼相看，而且国民党军警宪特务也不敢轻举妄动，有效地掩护了该院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

不仅如此，在武汉临近解放的前夕，文蔚先生还根据董老的指示，为了迎接解放，保护国有资产不被敌人破坏，积极与当时在汉的政界元老和社会名流李书城、张难先、陈时、张希文等人发起组织护城队，组织工人和学生参加护城队，为遏制国民党撤退时的疯狂大破坏，为迎接解放军胜利进城，确保武汉三镇的顺利解放，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49 年 9 月，董必武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



解放后，文蔚老人从不向人坦露上述在暗中为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也没有主动与董老联系，提出生活上的企求。一直闭门寓居武昌粮道街一简陋民房，过着很清贫的生活。直到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发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才使文蔚老人不得不求助于董老。

事情是这样的：1951年在全国城乡掀起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有一天黄陂老家乡下农会干部和群众数人，突然来到粮道街文蔚先生寓所，强行带走文蔚先生回乡清算（其实文蔚先生在乡下无田产，只有其二兄蓝才蔚有田产出租）。文蔚先生为了支持土改运动，毅然同行，回到离别数十载的老家。由于当时的土改工作组也不了解文蔚先生在历史上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更不知道他与董老的特殊情谊，加之刚解放不久，农会干部政策水平也不高，于是把文蔚等人关押在一暗室中，严格监管，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文蔚先生便自然地想起了求助于董老。于是他便在乡下给董老写了一封短信，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信是托一农妇带出去由文蔚先生的夫人转寄北京的。不几日就收到董老的回信。我1954年在文蔚先生家还亲眼目睹过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字样的大牛皮纸信封存放在老人的书柜里。当时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襄助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在繁忙的政务中，仍及时给文蔚先生作了回复。信中内容据文蔚老人告诉我，董老很珍惜昔日的情谊。在信中肯切地说：中

国共产党人对于历史上曾经为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朋友是决不会忘记的。并说已电告湖北省从速处理此事，保证文蔚先生人身安全。同时在信中企盼文蔚先生继续不遗余力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献言献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由于董老的直接过问，湖北省有关方面马上派人去黄陂当地做工作，立即释放文蔚先生回汉休息。同时由于董老的力荐，不久湖北省人民政府诚恳邀请文蔚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在董老的鼓励与帮助下，文蔚老人解放后努力坚持学习，不断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不仅积极参加参政议政，献言献策，为新生的红色政权奉献余热，而且为了响应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老人毅然将自己的独子蓝维中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学飞行驾驶，在朝鲜战场上曾立有战功。后来在一次与美军的激烈空战中，壮烈牺牲，血洒朝鲜国土。志愿军总部授予蓝维中革命烈士称号。事隔多年后，文蔚老人还自豪地对亲友说：“维中死得重于泰山，他为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而死是很值得的。”

一个老国民党人能有如此高尚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当然是难能可贵的。我想这其中必然有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威力，其中自然也蕴含有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对党外朋友真诚关心爱护和鼓励教育。

1990年家父在台湾病逝，我获准赴台奔丧。在台期间，与胞兄蓝毓华谈起文蔚老人时，家兄

对我说：“1948年我在汉任职时，曾去看望过汉凌三爹（我们平时都这样尊称文蔚老人）。在粮道街寓所遇见一位身材魁梧、身着长衫、头戴礼帽，有如老学者风度的长者在坐。我去后，他们又移至书房有长时间谈话。客人走后，汉凌三爹对我说：‘毓华，你知道刚才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吗？’我摇头说：‘不知道’。三爹笑着对我说：‘他就是中共鼎鼎有名的董必武先生呀！’”

由此，我更是坚信董老与文蔚先生交往甚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真诚相见，数十年如一日。

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作古，但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交诤友、同甘苦、共患难的高尚情操是永远值得后辈人学习的啊！





湖北从中部崛起的跨越式发展

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陶醒世教授



□ 刘 力

在今年湖北省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省民建主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陶醒世，代表民建湖北省委作了题为《关于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与建议》的大会发言，其新颖的思路、深刻的分析、独到的见解，令专程前来听取大会发言的省委书记蒋祝平、代省长张国光等领导和全体与会者耳目为之一新、身心为之一振。会后，笔者专门就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问题请教了陶醒世教授。

笔者：陶教授，跨越式发展的涵义应该如何理解？你为什么提出要提出湖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思考？

陶醒世：跨越式发展，即超越自身所处模式的超常规进步。湖北省经济跨越式发展，是全国经济形势的客观要求，是全省人民的迫切愿望，也是在新世纪使湖北赶上 WTO 来临后的经济大潮的迫切需要。我省的综合实力多项指标在全国排名居中，但是科技实力、人均资源，尤其是水、土、矿及人才资源又居全国前列，为什么上海、广东、北京、江苏、山东、浙江、湖南等省市远居我省前面？为什么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湖北经济始终不能步入飞速发展的轨道，原因是多

面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思路和配套措施。翻开我省历年的计划、报告、规划等，所见的都是“快一点”、“多一点”、“好一点”等模糊性字眼，看上去好像很实际，十分稳妥，但实际上是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区域经济越来越快速地融入全球经济的循环发展之中，当今世界的发展，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科技迅猛发展，人类社会近 30 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过了以前 2000 年的总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越来越快，科技力已成为国力的体现形式，美国从 1991 年以来的“新经